

凌叔華與《范麗賽貝爾書信集》

• 木令耆



Vanessa Bell: *Selected Letters of Vanessa Bell* (London: Bloomsbury Ltd., 1994).

二次大戰前夕，大不列顛帝國國勢日衰，一些英國上層知識份子相繼到中國訪問，最知名的有羅素、燕卜遜(Empson)、伊宿伍德(Isherwood)等。在這些知識精英中，有一個來自布盧默斯伯利知識圈的25歲青年，他就是畫家范麗賽(Vanessa Bell)的兒子、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外甥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

在1994年出版的《范麗賽貝爾書信集》(*Selected Letters of Vanessa Bell*)中，收藏了范麗賽寫給當時在中國的朱利安的十多封信，另有三封是給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西滢的妻子凌叔華的。

范麗賽在給兒子的信中屢屢談到英國的文化生活。當時，在她們知識圈內的精英知識份子包括經濟學家凱恩斯、羅素、喬伊斯、艾略特等著名的大家。由於他們不但才智超卓，而且出身優越的階級，又受過精英教育，所以是一個極有影響力的知識集團。

1935年9月中旬，年輕的朱利安抵達武漢大學任英文系訪問教授。在1936年1月25日的信中，范麗賽提及收到朱利安寄給她一篇凌叔華的藝術評論。對這封信，書中備有註解：朱利安和作家、畫家凌叔華已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朱利安於1937年年初離開中國參加西班牙內戰，並在半年後陣亡）。

在信中，范麗賽對凌叔華的藝術評論，尤其是她的東方美學觀點非常感興趣。凌叔華顯然曾向她解釋如果要懂中國畫，就必須先懂中國詩這一觀點。范麗賽在信中提到中國美學對西方形式主義的忽視。她也特地指出，西方畫或許更應該重視畫中的精神動向、精神性格和精神韻律，而形式的地位在中國畫中卻在其次。可是，作為西方畫家的范麗賽，卻認為視覺關係是很重要的，視覺所感受到的形式和顏色也是構成藝術的要素，雖然這形式和顏色只不過是視覺感應而已。范麗賽向凌叔華表示，願意將文章轉給當時的藝術理論權威克拉克（Kenneth Clark）閱讀。她覺得凌叔華的文章太長，《國家》雜誌或許得分兩次登載。凌叔華渴望在英國發表文章，完全可以從她與范麗賽的通信看得出來。

范麗賽在給凌叔華的其中一封信中提到朱利安的新書。這封信分為兩段：第一段是安慰凌叔華，說對凌叔華的傷感並不感到希奇，可是卻又不知應怎樣安慰她。由於朱利安在書中提及他與凌叔華的愛情經歷，顯然令凌叔華感到不安。但范麗賽認為，從此書出版後的反應

來看，不必過於擔憂，因為大戰迫在眉睫，誰也不會注意朱利安與凌叔華的「親密」友誼。況且，這本書很難在中國買到，價錢又高，不是一般中國讀者買得起的，因此他們的關係是不會引起一般人注意的。

范麗賽說她同情沒有藝術才華的人，因為才華可以幫助人通過藝術創作發泄悲哀。她認為她的三個子女都有藝術才華，因為沒有這樣的才華怎能擔受這樣的世界？范麗賽在信中強調藝術可以將人生客觀化，令人不必如此執着，捲入混沌世界。她的意思是要作為藝術家的凌叔華，不必為朱利安的死而長期哀傷。

此信第二段提到，吳爾芙正和丈夫在法國渡假，等他們回英國之後，范麗賽便會向吳爾芙夫人詢問是否收到凌叔華從中國寄出的文稿。她又提到吳爾芙工作很忙，但答應提醒妹妹和凌叔華通信，以及將凌叔華的作品廣為傳閱，希望藉此可以尋到出版的可能性。

范麗賽對凌叔華的照顧可以說完全來自於對亡子的感情。她痛惜朱利安不能安居英國，將自己放逐異鄉；另一方面，這些漂泊的日子卻豐富了朱利安的人生經歷。在放逐過程中，他找到了自己和幸福。范麗賽覺得兒子的生命雖短，卻充滿了美與「美的偉大」。因此她說：朱利安的生命有美的幸福，也有美的悲哀。

范麗賽寫到：

親愛的叔華，希望你原諒，因為我覺得可以與你談這些話；雖然我常

布盧默斯伯利知識圈內的精英知識份子包括經濟學家凱恩斯、羅素、喬伊斯、艾略特等著名的大家。由於他們不但才智超卓，而且出身優越的階級，又受過精英教育，所以是一個極有影響力的知識集團。



凌叔華(圖右)與陳西滢攝於新婚後。

范麗賽對凌叔華的照顧可以說完全來自於對亡子的感情，她曾極力向友人推薦凌叔華，可是倫敦社會卻不感興趣。

常感到無法表達我的心情，但你會比別人更理解。

范麗賽在1940年的信中感謝凌叔華寄給她的一幅中國畫，並說她會將它拿去請教韋利(英國漢學家)。她說在戰爭中與凌叔華通信很困難，收到寄自中國的禮物更不容易，因此這是一份不尋常的禮物。在這封信中她並提到吳爾芙夫人的新書，說如果朱利安在世，定會很喜歡它。

范麗賽寫到：

因為長久沒收到我的信，你說我可能把你忘了，我可不會。其實我最近常想到朱利安和你(較以前想的

更多)，三年前朱利安回國時，我去接他回家，那是一個春天，他的死亡是多麼的可惜。

凌叔華的信曾經提到在北平西山的家，她描畫其中的一草一木，這些事物使范麗賽感到十分有趣。范麗賽同意生命必須繼續下去，她勸凌叔華多多寫作、多多作畫，不可浪費她的才華。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凌叔華隨夫及女兒遷居英國。因為當時陳西滢擔任聯合國科教文中國首席代表。范麗賽曾極力向友人推薦凌叔華，可是倫敦社會對凌叔華不感興趣，漢學家韋利更多次避見凌叔華，范麗賽為此表示歉意。在給

女兒的信中，她提及凌叔華在倫敦需要多認識一些文化圈的朋友，可是凌叔華沒有人緣，幸好范麗賽的丈夫貝爾和友人格蘭特(Duncan Grant)對凌叔華還算友善。范麗賽為此感到安慰，因為她知道凌叔華的藝術生涯需要英國文化圈子的支持，而她在這方面的努力得不到效果。

1950年12月凌叔華在英國《觀望》雜誌發表了一篇紀事：〈在中國的童年〉，范麗賽信中提到收到了這篇文章，並鼓勵凌叔華繼續發表作品。她又問凌叔華是否得到李克生夫人的協助，如果是，則應多加聯絡(李克生夫人是吳爾芙夫人的密友)。

在同一信中范麗賽描述枯樹枝特有的美麗，此時正逢秋季落葉，她記起朱利安是多麼欣賞枯樹枝的美麗，她問凌叔華是否記得這些。此外，范麗賽又說對自己的畫感到厭倦，所以暫時停止作畫以求日後能得到新的啟示。她又問凌叔華對畢加索畫的碗盤有些甚麼意見？

這一封是書中所收最後一封給凌叔華的信。

從這些信的內容，我們看到范麗賽與凌叔華的雙重關係。她對凌叔華的關懷一方面是因為凌叔華可以使她回憶起朱利安；另一方面是她着實欣賞凌叔華的才華，認為凌叔華深諳東方藝術，能為她展現另一個藝術境界。

范麗賽的信件會令讀者感到她對凌叔華的歉意，因為她知道朱利安是情場老手，所以在給女兒

的信中她稱朱利安為「破心人」(heartbreaker)。朱利安在自己的書中曾經描述與凌叔華的愛情歷險，在另一部於英國出版的書中更曾詳細描述朱利安與凌叔華的秘密北京之行。朱利安在書中稱凌叔華為K，因為她是朱利安第K個情人。朱利安訪華時約25歲，凌叔華比他長十多歲，一位出生於英國精英社會(牛津劍橋子弟)的青年，甘願去第三世界探險，他不單找回自己，亦尋到當時中國文壇上的一顆明珠。

凌叔華對范麗賽猶如女兒對待母親一般，經常向她吐露心中的失落，以及對情人的哀思。可是她到底是個藝術家，極其渴望進入當時英國最有影響的布盧默斯伯利文化圈，所以她不時寄文章和畫給范麗賽，希望藉此能找到出版的可能。她也常給吳爾芙夫人寄信、寄文章。

作為中國五四時代後期的文化人，凌叔華早已接觸到西方文化，對英國文學也有一定認識，至於風靡當代的布盧默斯伯利文化集團，她自然更加不會陌生。相比之下，范麗賽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卻是一片空白。范麗賽認識自己的兒子，而不認識中國文化；凌叔華認識英國文化，卻不了解朱利安。因此，范麗賽對凌叔華感到歉意，也許是不必要的吧？

1953年，凌叔華終於在英國出版了她的著作《古韻》(Ancient Melodies)，出版社是吳爾芙夫婦創辦的Hogarth Press。

范麗賽知道朱利安是情場老手，所以她稱朱利安為「破心人」。朱利安在自己的書中稱凌叔華為K，因為她是朱利安第K個情人。